戰國策補釋

序

漢書藝文志戰國策三十三篇班氏著其旨要曰記春秋後今隨書經籍志劉向錄三十二卷高誘注二十一卷唐志則高誘注亦增爲三十二卷更五季之亂至宋而崇文總目僅存十一篇曾子固校編史館書籍訪求佚闕書乃復完自宋迄今行於世者惟鮑彪姚宏兩家注本清嘉慶中吳縣黃丕烈得姚本重刻之且爲之札記近所稱爲善本者也然其錯繆違失尙不可勝數學者病焉自有清中葉校讎之學最盛而高郵王石臞父子魁然獨闢其宗其後如俞曲園孫仲容之倫皆精思窅冥以追前軌可謂斐

然庶幾者矣故周秦以來之書無不可讀而奥辭賸義紬繹既久轉或有諸先輩所未及盡者則後學亦得從事爲補苴此吾友仲犖戰國策補釋所由作也仲犖少年發名南學簉仕來蜀晩遭國變閉門不出日事箸書所欲成者多而補釋適先寫定以予猶有知聞屬爲弁序竊謂戰國策之爲書南豐論之詳矣蘇秦商鞅吳起李斯以亡其身諸侯及秦以亡其國所不可廢者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二百四十年間行事而已而獨以劉子政爲惑於流俗不篤自信則有過訶焉子政之言曰亦可喜皆可觀正喜其事之可觀耳非喜其縱横謀詐也不然何以必推極於仁義

教化而斤斤乎文武孔子哉降及今日世亂極而舊俗亡
文武孔子其道墜地比諸戰國殆尤弗如無父子之親泯
君臣之分去夫婦之別三綱盡廢而猶然可以篡盜吞滅
責之者未之有也子政南豐生右文之代欲推其治於隆
平而又皆校讐中秘自擅絕學故所發如彼若仲聲者身
丁叔末牢落非偶以今之數退證古之危亡其感觸當何
如也顧尙有少幸者宇內廢除文字之聲雖蜩螗盈耳而
舊籍刊播好事者彌多聲訓之學愈益昌大此以見天地
正氣之中勢有不能摧盪陷滅之理則仲聲是書方將與
高郵諸儒揚其後勁而為晚起學者闢此榛塗未嘗不足

以私慰也至其臨文下義審諦周挾不員響依違亦不支離附會則眞能洞達神恉善立條科者已讀者當自得其用心所至豈侚媄子言哉甲子重九日華陽林思進

戰國策補釋目錄

戰國策補釋綴言

一是編就黃氏重刻剡川姚氏本及元刻吳氏校注本於原文之脫誤舊注之差失管蠡所及並爲辨證其無從索解者仍以闕疑

一是編標舉章名悉從吳師道所編目錄卽義有未安亦仍其舊

一凡所釋字義必徵引古說以爲依據如鮑注之齊伐趙之釋爲趨而此者三而釋爲若並爲援證以申其義其常訓易通卽高鮑無注亦不增補

一高郵王念孫讀書雜志吳縣黃丕烈國策札記於策

文多所校正是編於兩家之說考訂精審者卽不復爲異同或以所說尚有疑義則臚舉其文而加以商榷

一國策地理鮑吳並多違失陽湖張琦所著戰國策釋地已多糾正其有未及亦就可攷者著之於編

一是編惟於字句脫誤求其可通若事理之得失不復參以論斷自維譾陋舛繆必多尚冀博雅君子進而教之

仲輩自識

元吳師道編戰國策目錄

東周 凡二十二章

西周　凡十七章

秦一　凡十三章

秦二凡十六章

秦三凡十七章

秦四 凡十章

秦五 凡八章

齊四凡十一章

趙三　凡二十三章

趙四　凡十九章

魏二　凡十七章

魏三　凡十章

魏四凡二十七章

韓一　凡二十四章

韓二　凡二十一章

燕二　凡十四章

中山　凡十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戰國策補釋卷一

貴陽金正煒仲聾著

劉向戰國策敘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按廣雅釋詁挾輔也惟挾義從夾而諸子無與夾輔其君者疑當作扶俗書挾作扶與扶相似而誤說文扶佐也一曰相也　歌說以相感按說當爲詩左氏襄十六年傳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襄二十七年傳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昭十六年傳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賦卽歌詩也漢紀孝惠

紀詩歌足以感心　力功爭强勝者爲右姚云曾集功作巧按力功當爲力政政誤爲攻攻功古通用因致爲功周書度訓篇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禮用兵篇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周禮小宰注政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漢書五行志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伐　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按韓非存韓篇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秦策翏牧薪采莫敢闚東門高注不敢出於東門闚兵謂出兵也又秦策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後漢

書李固傳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文並與此同集韻窺通作闚則此當作闚東音近而誤秦策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韓非中作東可爲此證　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按終疑當作繆漢書于定國傳注繆違也鮑本作終無亦非下文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則此句自非無字　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故按呂覽知度篇非晉國之故高注故法又國語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漢書吳王濞傳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師古曰言專以侵辱諸侯爲事業此文以故字句絕諸說並通姚鮑於爲下

注脫字而以故字屬下句非也　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
革救急之勢也按國教卽邦教向避高帝諱而改也漢書
高帝紀注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周禮地官
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教此以臨國教化兵革為對文鮑
本闕國字㪷誤抗也黃丕烈札記以教化斷句遂失其義
姚云錢救上有亦字亦當據補文義乃完後漢書崔駰傳
范蠡錯埶於會稽注埶謂謀略也

東周

秦興師臨周章周君患之按周自敬王徙都成周卽公羊
傳之所謂東周也直至王赧之世始寄食於西周若東西

二周君則居王城與鞏並在河南周雖衰微名爲共主不得夷同列國故國策二周皆非成周之王惟周天子旣託居其上事之涉於成周者亦卽分載二策之中鮑吳爭東西先後以爲尊王誤矣此策言秦興師臨周不云東西則此周君當謂成周之王也夫鼎在郟鄏策不屬之西周者以九鼎爲周之重器非王城周君得而主之故秦求之成周顏率稱爲大王其非兩周之君可知文何爲不曰周王而曰周君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又禮記昏義疏天子諸侯皆稱君是則稱君者不必能稱王稱王者固亦得稱君惟兩周之稱主君

義乃有別耳此章列之東周以明非九鼎所在之西周非即以周王為策之東周也　周之君臣內自盡姚云劉曾集一作畫錢作盡按作畫是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君請六子畫杜注畫計策漢書劉澤傳以畫奸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　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按寶當為實字之譌也文選吳都賦劉注引鄭氏軍所討獲曰實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章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頃襄王二十年章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名實並舉策文屢見又史記魯仲連傳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荀悅昌邑王論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輿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

並爲此文之證　謀之於葉庭之中姚云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鮑注卽南陽葉也按葉當作華章華之庭省稱華庭猶楚策之言章臺秦策華陽君趙策作葉陽君史記范雎傳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漢書劉向傳亦作葉二形相近易以致誤

秦攻宜陽章景犨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按楚兵在山南章鮑注山吳岳屬扶風疑此文卽謂山南之軍而或南字之譌　不如背秦援宜陽按背字義不可通當爲胥字之誤史記趙奢傳胥後命正義胥猶須也管子大匡篇將胥有所定也注胥待六朝人書胥作咠因致誤背援當從吳

說作拔言待秦既拔宜陽而後進兵也鮑注甚謬吳亦未能訂正

東周與西周戰章爲東周謂韓王曰按周君之秦章謂周最曰高注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高氏出注於後足證此本章次已淆　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公羊昭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及考王封弟揭於王城其後遂稱西周周自敬王以後皆居成周故謂西周爲天子之故國明非當時之京師也呂覽明理篇有狼入於國高注國都也東周君爲惠公少子班之後其國在鞏未嘗爲天子所都因爲是言鮑氏以周王爲西周固非

以東周君爲在成周亦誤也觀於此文其失自見又左氏莊二十年傳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竹書紀年鄭人入王府多取玉是則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惟故都尚有存者矣

昭獻在陽翟章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按韓策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此策當卽其時吳氏以爲昭獻相韓時事恐非相國猶管韓諸書之稱相室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趙策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萏以爲執政者之美稱非卽以之名官也

呂覽異寶篇稱宋子罕爲相國無義篇稱樗里子爲相國不苟篇稱百里奚爲相國皆追述之辭非當時卽拜此官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是先秦雖有是稱名官實始於不韋韓非之以相室爲文正以別於秦之新制惟漢官儀云相國丞相皆六國時官則以其時嘗有此稱因以意爲說耳次將字辭也見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又侯鯖錄載蘇東坡云古人以將爲初則此文將不欲猶言雅不欲

周最謂呂禮章周最史記作周聚按策文本葢作冣而譌也說文冣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殷本紀大冣

樂戲于沙邱徐廣曰冣一作聚趙策使趙葱及顏冣代將史作顏聚並可爲證　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按呂覽愛士篇陽城胥渠處高注處猶病也無處謂無患鮑改處爲慮義亦相近

周相呂倉章周文君免士工師籍按呂覽諭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高注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號也務大篇注則以爲東周之君此策文君葢昭文之省稱士字卽工之誤衍楚策張儀相秦謂昭雎章亦無士字當從鮑本省　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鮑注閔閔亦不說也按上君字當爲倉之譌謂呂倉也左氏昭三十二

年傳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注閔閔憂也倉見國人不說因以爲憂故使人以下文說周文君也鮑注非是　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按公羊莊七年傳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見當作得古書得作㝵因誤爲見趙策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今誤得爲見呂覽首時篇聖人之得時今誤爲見時下文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正作得譽　周君遂不免按免當爲問免亦讀文運切與問字同音又因上文免工師籍而譌也不問謂國人不說相倉周君遂亦不求其故也上文稱工師籍爲前相不得更言不免且與大臣得譽非美之文不

合故知爲問之誤
或謂周最章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按子字當從曾本作予予與與通方言十三埤予也注予猶與又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解詁予亦與字此文當以而又知趙之難與齊人戰爲句爲周最謂魏王章秦知趙之難與齊人戰也卽爲此文之證魏策周最入齊章大國欲急兵則趨趙而已亦卽此事鮑氏斷句旣誤釋文自非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韓疑當作趙秦疑當作齊卽後章所云將恐齊趙之合也此承上文皆就秦爲言　公不如救

齊因佐秦而伐韓魏救當爲收字之誤也爲周最謂魏王
章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此亦其義秦齊先合故收齊卽
可因以佐秦　公東收寶於秦東當爲西字之譌　因以
因徐爲之東因徐益謂齊也濟東爲徐州因字未詳鮑本
作困亦非疑泗之脫爲半字而譌呂覽有始篇泗上爲徐
州魯也首時篇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則泗徐
本屬齊　則有合矣有字本當爲肖肖卽趙之缺損劉向
敘所云以趙爲肖也合亦全字之譌與下文合誤爲令同
　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
國大傷不得不聽秦封疑當爲勁勁誤爲到因致誤封猶

三國攻秦章之或爲到或爲利也使無多割者恐益趙也
而聽天下聽當作德涉下文聽秦而誤當時之言天下多
謂山東諸國如上文所云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是也之
戰不勝之猶若也韋昭注晉語若之也則之亦可訓爲若
亦見王引之經傳釋詞鮑吳注並非　秦盡韓魏之上黨
太原西止秦之有已按止當作之篆文相似而誤本在西
字之上又誤乙於下遂至義不可通言秦盡韓魏之上黨
則趙自太原以西皆將爲秦所有也史記秦紀莊襄王二
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太原卽晉陽詳顧祖禹讀史方輿
紀要鮑氏以爲魏地又改止爲土並不足據

石行秦章石行秦謂大梁造姚云劉本作右行楚吳曰一作右右行秦官也按左氏成十八年傳右行辛爲司空注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則亦不必秦官惟與大梁造並舉似以吳說爲近梁與良同杜預左傳注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此其類也　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按有周齊史作用齊言有見用於齊者則秦必輕君以其無齊重也趨與趣通秦當作奏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注奏者趨向之也此策當是辟公在魏時事故以趣趙奏魏說之收周最以爲後行當從史省爲字

後作厚厚又屬之譌也趙世家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策因犀首屬行以攻趙此亦其義周禮大宰疏盟會立位之序次國之士爲後行與此文不合且反齊王之信且爲是之誤犀武敗周章行而免且輕秦也且亦當作是策文且是二字往往互誤漢書五行志言爽曰反其信韋昭國語解反違也果本作某形似而譌某者謀之缺損趙策今之諸侯孰謀我韓策韓必謀矣此言爲天下所謀也楚兵在山南章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名曰謀錢劉作某謀之爲某猶某之爲謀也史作集亦字之誤

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炅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按深

取策文屢見吳説非也秦策秦之深讐也注深重也或爲探之譌説文探遠取之也易繫辭上傳探賾索隱疏謂闚探求取言闚探秦人之意以取合於義亦通　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夫字疑是秦之壞文趙欲移禍於齊必將自結於秦此文與魏策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當屬一時之事示字疑本作市形聲並近而譌也史記項羽紀以市於齊索隱引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云市猶要也　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鮑注之趙也處猶據也吳正曰注難通處義未詳按秦以趙攻下疑遺齊字國語魯語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

難韋解走之也則之亦可訓爲走趨與走義同齊策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注據猶處與此義得轉注不處謂變動不居吳正非也　故用祝弗郎天下之理也郎字疑當爲郄呂覽任地篇使其民而郄之注郄逆之也禮記樂記理之不可易者也注理猶事也俗書郄作郄因誤爲郎

蘇厲爲周最章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强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按此策當爲蘇周在齊時事王謂齊王也最自魏復齊其時或有楚釁故說齊王以地合

於魏怒當爲恐字之譌也齊魏合則趙孤故必恐而亟合於齊矣合齊當從一本作全齊不出地而得與國故曰全齊與猶當也秦策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與此義同吏産子句義不可通吳氏引劉辰翁云吏字當作更平聲於文仍晦疑當作事産於君古書事作吏與吏相似而誤子亦于字之譌于與於同君字當屬上爲句言以全齊當楚事産於蘇子也因最當作困最最割地而秦全齊則最之事困矣鮑注並失其義

謂周最曰章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

國按與猶以也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與作以呂覽貴直篇王胡不能與野士乎注與猶用也廣雅釋詁以用也與以音近義同故字得通用左氏僖二十六年傳能左右之曰以公羊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魏敗楚於陘山章主父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故赫能用趙宋二國　何不合周最兼相合當爲令之誤

爲周最謂魏王章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按詩簡兮方將萬舞箋將且也論衡知實篇將且也　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按不猶勿也說詳經傳釋詞謂王當勿任最之去

魏而使主齊魏之事正承上文秦趙爭齊王不可無人而言與謂秦趙鮑氏以爲謂齊則是合齊收齊文不成義矣而讀爲若見周官旅師鄭注之猶是也秦趙皆合於齊若魏惟以兵是急卽伐齊無可因之事言失助也　薛公故主公下當有脫字義與後文據故主相反故主謂齊王也

而公獨修虛信爲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鮑本無者字按明當爲朋形似而譌也廣雅釋詁朋比也者字當從鮑省產義未詳或當爲座俗書座作座與產相近因以致誤座通作坐趙策今坐而聽秦又云卽坐而地盡矣並與此義同文選張茂先雜詩蘭膏坐自

凝注無故自凝曰坐陸士衡樂府長歌行體澤坐自捐注無故自捐曰坐也此文猶云無故取怒於秦又或產字本在以字下誤倒於上忿則怨之譌也管子任法篇夫曰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愼也產怨猶生怨　天下不能傷齊

鮑注最之智略足以全齊按上文云不與伐齊不可此不當復對魏王薛公爲右齊之言天下不能傷齊者言雖疾齊而不能害之秦策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强也與此傷字義同　而有變而讀爲若謂不能傷齊或變而合於齊也魏策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燕策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併與此文同

無變王遂伐之此言伐齊非言伐秦　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按奴字疑當爲故草書故作㣧奴作奴二形相似因以致誤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注爲猶與也齊策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爲與義通古得通用秦策寡人與子故也注故舊也最爲齊王所厚最在魏則天下疑魏陰合於齊故曰累王之交於天下最入齊則王無齊累矣此皆爲最設詞以求入齊也鮑本臣作秦史記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故字義得兩通又或爲怒字之譌公羊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注怒遷怒

齊人語也言秦爲齊遷怒則最爲魏累矣鮑氏不辨奴爲字誤强爲之詞吳亦未能訂正

杜赫欲重景翠章鮑注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也自顯王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按呂覽諭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高注杜赫周人則赫字固不誤此葢昭文君時人也

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吳越春秋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其時景翠或亡在東周故赫以爲窮士故猶乃也呂覽審己篇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尙未之知耶義與此同

周共太子死章與謂齊王曰章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辭策因並存之如秦策張儀又惡陳軫及陳軫去楚之秦二章一事而再出也左成司馬翦卽左尙司馬悍耳周本紀文與此同末云果立公子咎爲太子矣此策公若欲爲太子以下當別爲一章公若卽欲爲太子者之名王類欲令若爲之若卽公若自謂也　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鮑注廧嗇字同小臣也空其名按空當讀苦貢切缺也揚子法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此卽其義蓋佚其名族而以空字識其闕猶云某也御則舉其氏嗇夫乃舉其名於文不類　居中不便於相國按白虎通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

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

三國隘秦章三國隘秦　吳補曰策隘阸字通按三國三晉也見史記周本紀禮記禮器君子以爲隘矣釋文隘本作阸吳說是也　請謂王聽東方之處按謂爲古通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爲作謂可證荀子議兵篇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注聽猶耳目也或曰謂閒諜者處當爲虖之誤虖卽墉之省文葢伺其閒隙之意史作聽東方之變變與虖義正相近　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按而字疑當爲更古書更作叓而乃叓之壞文已與以古通用鄭注禮記檀弓云以與

已字本同取齊當為取秦史作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最則此策而當作最取當為收

昭翦與東周惡章為公畫陰計　按畫字疑當為盡形似而譌也國語周語其語盡注盡其心意無所諱也荀子正名篇盡盡然注極視盡物之貌

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鮑本改以西周之於王也作以惡之於王也按此策文字淆誤鮑改義亦未安疑善字當在昭翦曰之上吾字亦善之譌也西周賊昭翦而可宣言東周所為者以西周之於王也善則不疑其行賊矣善字正

與上文與東周惡相應善字旣淆亥於下後人因疑亥善字爲複誤而改爲吾本義遂湮輕當從王氏雜志作誣此二句葢昭翦計度之辭於文不應有吾字
嚴氏爲賊章小國不足亦以容賊鮑注衍亦字吳補曰亦疑在不字上一本無按燕策直患國弊力不足矣與此不足義同亦當爲亓二形相似而誤亓郎古文其字墨子公孟篇亓多誤亦可爲此證經傳釋詞其猶寧也亦與豈通
又按聶政之刺韓傀策固云獨行仗劍入韓東孟之會章乃有陽堅之名此云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似不獨留賊之嫌者據韓非說林上篇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

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是陽堅實周所遣聶政既殺韓之君相堅之蹤跡亦為韓人所覺但不悉馮沮之謀猶以為聶之黨徒耳葢適如沮所算也

西周

薛公以齊章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鮑本作為强韓魏注為猶代按為猶以也禮記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疏為猶用也漢書賈捐之傳皆可且無以為注為猶用也為字葢與以之訓用義同為强韓魏亦卽以强韓魏　陰合於秦鮑本於作為按於為古通用東周策夫秦之為無道

也秦策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鮑本爲並作於漢書韋玄成傳成以爲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又云列爲三公宋祁曰爲疑作於則由不明二文之互通也　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按左氏昭十四年傳故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注兵在國都之東者此文東國卽楚策所云東地

君令傲邑以此忠秦鮑本作惠秦與史記同按忠當爲悳之譌古德字也由悳誤惠復誤爲忠

秦令樗里疾章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按敬當讀爲儆詩常武既敬既戒箋敬之言儆也周禮夏官序官注引作既儆既戒管子立政篇修火憲敬山澤亦以敬爲儆

雍氏之役章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始當爲殆二形相似而譌也荀子彊國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注殆庶幾也　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按禮記三年問無易之道也疏無不也文選東京賦宜無嫌於往初薛注無猶不也策文無不通用

蘇厲謂周君章是攻用兵高注攻巧互也鮑注攻功字言善巧也吳正曰攻工字通借按爾雅釋詁攻善也與高注義合攻字自訓巧善不必爲功工通借　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姚云劉錢皆下有曰字按善射二字涉上文而衍皆卽比曰二字

誤併為一也策文皆比通用如比是也之類徐鍇曰比皆也　百發百中而不已善息姚云錢劉已作以鮑本亦作以按已猶以也禮記檀弓注以與已字本同　弓撥矢鉤鮑本鉤作拘按荀子正論篇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注撥弓不正之弓說文鉤曲也後漢書鄧訓傳注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鉤謂曲者也

楚兵在山南章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高注吾當為五楚五將者也鮑本改吾為伍吳曰吾字譌當作伍按竹書紀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則作吾固不誤　不如令太

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高注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鮑注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按列子說符篇楚王悅之以爲軍正亦見史記司馬穰苴傳是當時固有此官名惟太子將軍正辭義未完疑正字當訓爲直爾雅釋泉正出直出也漢書匈奴傳上直欲從單于求之注直猶正爾又或正爲出字之譌高注亦誤言太子將軍出迎於境上也武后所製正字作缶與出相似因誤爲正

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名曰謀姚云一無必字錢劉謀作某按此爲周君謀閒吾得於楚本無其器故設言某無必字及作某者不誤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爲

謀則謀卽某也鮑氏以下文楚字連謀爲句於文不合且
名器曰謀楚亦遠於事情
楚請道於二周章楚請道於二周之閒以臨韓魏高注臨
猶伐也按詩皇矣疏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論語爲政篇皇
疏臨謂以高視下也薛公以齊章君臨函谷而無攻韓魏
易地章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張儀事秦
惠王章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
秦王也臨之義猶厭案也高注未安　除道屬之於河左
氏莊四年傳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注更開直道漢書高帝
紀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也

司寇布章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按漢書食貨志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此言千金猶未盡其本賈故曰折也或爲斬之省文廣雅釋器斬刀削也刀劍古通稱葢謂匣而藏之不輕視人也又或爲斥字之譌廣雅釋詁斥推也漢書曹參傳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言越人雖買以千金仍推卻不賣以其非能知劍也　必無獨知無猶不也必不獨知謂終有知者此喻周君欲使最爲太子以爲人當知之然如千金不得買劍或將意其不賣則君之告齊猶函冶氏之謝越人也所謂必無獨知者終亦不可得矣高注必無以語人獨知其利鮑氏亦本其說吳正曰言

凡有售必使眾知其良不可獨知也義並未安　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也按此言齊王將疑周君之立太子意別有屬而謂最自不肯以賣齊也爲與謂通宋策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墨子公輸篇謂作爲周書官人篇此之謂考志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謂作爲並與此同果疑本作某公羊宣六年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注某者本有姓氏記傳者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此則不知其人而設爲之詞齊策羣臣之可用者某漢書楚元王交傳某非敢忘封之也幷以某字代名此亦其例

秦召周君章王何不出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鮑本出下有兵字按出當爲田字之譌也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注田者習兵之禮公羊桓四年傳注田者蒐狩之總名也魏王田於河南疑於閼周故周得以備魏爲辭於秦若出兵周境非復爲周謝秦策矣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之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已而果然是亦疑田爲兵之證河南言河之南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地非謂洛陽郟鄏也田誤爲出後人因補兵字史記亦沿策文之誤將字疑本作得形似而譌也

犀武敗於伊闕章周君謀主也高注周天子也故曰謀主按左氏昭九年傳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注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矣正非也　而設以國爲王扞秦按齊策今先生設爲不宦注設者虛假之辭又漢書趙充國傳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注設謂開許之也言周雖不能爲王扞秦猶得藉口居爲隱蔽用以德魏王無以報之則有辭事秦矣　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黃氏札記云上小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其說視鮑爲長鮑本形不下有好字注云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有秦助

則無國患乃得游觀疑鮑所見本秦或爲秦秦安也故云無患　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每益毋字之譌毋與無通鮑本正作無

韓魏易地章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鮑本曰作日按唐人作書曰日無別姚本當由其時傳寫之譌又儀禮士喪禮占曰某日從注古文曰爲日國語周語視遠日絕其義漢書日作曰亦此類也韓策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正謂此事鮑本因趙下有兵字此或誤脫因趙猶云連趙周書作雒篇北因於郟山注因連接也

秦欲攻周章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按呂覽過理篇臣聞其聲注聲名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索隱云聲者名也策文每以名實對舉此特變文爲聲義猶名也史記趙世家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趙策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並以聲與實相對爲文鮑注不誤而義則未盡

宮他謂周君章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鮑本蔡作秦按蔡當爲楚古文蔡作[illegible]上體與楚相似又涉下文陳蔡亡於楚而譌也韓非飾邪篇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魏策鄭恃魏以輕韓伐楡關而韓氏亡鄭並可

爲證惟哀侯滅鄭蔡已先併於楚則言攻蔡猶攻楚也作秦無據或本爲荆音近而誤　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按援上無遠字於義不完疑本作恃遠援與輕近敵爲對文秦策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亦以援與敵對援卽援國也

謂齊王曰章王何不以地齎周最按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外府注鄭司農云今禮家定齎作資意謂資齎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今亦多或

三國攻秦反章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按德字鮑本作聽是也史記劉賈傳入楚地燒其

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此文攻王之聚亦卽其義故云以勁秦也聚又或爲𦁐字之譌敝誤爲冣因誤作聚謂三國將擊其歸師猶趙策所云過章子之路是以魏軍設舍速東　令軍設舍速東按左氏僖十五年傳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注拔草舍止此文設疑拔字之譌襄二十八年傳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拔舍猶草舍也韓非十過篇衞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與此不合

犀武敗章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鮑注秦之所重欲得相周按國語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故兩

周三晉多稱主君又與有通易繫辭上又以尙賢也釋文鄭本又作有秦策臣又知其思與不思鮑注注家說有爲又則又亦有也　交善於秦且公之成事也鮑本且作是改成事爲事成吳補曰恐當作事成按此且字與上文且輕秦也並當從鮑本作是成事猶言成功燕策其於成事而已與此義同鮑改及吳補並誤

秦一

衞鞅亡魏入秦章衞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高注衞鞅魏公子叔痤之子也按痤爲魏之公族鞅則衞之庶孫史記商君傳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

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通鑑作用子之言其辭若此非痤之子明矣或謂高氏以公叔亦稱公孫痤因誤爲衛人顧高注呂覽知分篇云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且此注亦不以公孫爲衛之國姓也其說不知何據故鮑氏不取而從史索隱商君傳注於商二縣名在弘農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通鑑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注引裴駰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鮑注未晰　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按呂覽無義篇注引戰國策曰鞅欲

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今策無此文而見於注疑注文商君懼誅二十三字本在策文惠王句上商君歸還四字又當在注中怨而不納下也

蘇秦始將連橫章大王之國按秦至惠文後元始僭王號史記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正義引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蘇子游秦距誅商君未久不應即稱大王當是追錄之文漢書樊噲傳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爲王此言大王史追書耳與此正同他策亦多類此　車騎之用按國語鄭語時至而求用韋注用備也　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

一按漢書匈奴傳辯者轂擊於外注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此衍馳字擊與結一爲韻　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按漢書揚雄傳名曰畔牢愁鄭音愁爲曹說文禾部秋字從禾𪚷省聲火部𪚷讀若焦愁字從秋故古音士交反與聊爲韻漢書廣川惠王傳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讀音亦與此同　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按偉與瑋通王逸天問章句序琦瑋譎詭瑋固與詭義同史記劉賈傳豈不偉哉漢書荆燕吳傳作豈不危哉危卽詭之省也偉服猶詭服爾雅釋詁服事也管子任法篇無偉服無奇行韓非說疑篇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並與同義

贏縢履蹻負書擔橐鮑本贏作嬴吳曰作嬴是嬴與纍

纍字通用按作嬴者當是韓非外儲說下篇嬴勝而履蹻

嬴勝即嬴縢淮南修務篇於是乃嬴糧跣足注嬴裹也莊

子胠篋篇嬴糧而趨之釋文嬴裹也左氏桓二年傳注若

今行縢者疏縢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縢釋縢爲

囊卽與擔橐文複吳氏引詩注以縢爲邪幅足正鮑注之

誤惟以作嬴爲是似不若嬴之義長　狀有歸色高注歸

當爲愧愧慙也音相近故作歸耳按禮記緇衣私惠不歸

德鄭注歸或爲懷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郭注懷亦歸變

文耳此策歸當爲懷而讀如壞左氏襄十四年傳王室之

不壞釋文服本壞作懷墨子迎敵祠篇子必懷亡爾社稷是懷與壞古蓋通用詩小弁譬彼壞木傳壞亦作瘣傷病也此云懷色卽承上文枯槁犂黑而言呂覽察微篇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俞樾諸子平議云歸當讀如壞可為此文之證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按廣雅釋詁摩順也義與循近言自周之趙循燕烏集闕而行也漢書鄒陽傳周用烏集而王或卽闕名所取義華屋猶王屋史記周本紀至于王屋集解引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平原君傳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滑稽傳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是諸

侯皆有華屋如其有路寢也舊注並非 伏軾撙銜按漢書王吉傳馮軾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 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按史記舜本紀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正義云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㪇手等也又韓詩外傳曾子親戚既沒欲孝無從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董賢之愛疑於親戚親戚親戚猶親屬秦謂其父母妻嫂也蓋當讀爲盍禮記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注蓋皆當讀爲盍韓策然則蓋觀公仲之攻也蓋一作盍廣雅釋詁盍何也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

於棲之明矣鮑本作亦明矣按楚策寡人之獨何爲不好邑也魏策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之字皆當爲亦草書亦作亦與之字形相似易以致誤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六朝人以草寫書迨草變眞往往譌誤此卽其類也

冷向謂秦王章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交當爲效劉向所謂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也　且以恐齊而重王恐字疑本爲恣言將使天下疾齊之恣而交走秦也又秦刻石文恣作資是恣資字得通假爲用資齊猶齊策之言藉力於魏也史記春申君傳今王資之與攻楚義與

此同

張儀說秦王章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按策文常以天下目山東諸國如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之類此文所云天下則專言趙或以其爲中央之國也陰燕陽魏皆就趙言高注陰小陽大恐非本義韓非初見秦篇文與此同注云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又韓上無餘字秦下有強字西南作西面皆當據以訂正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鮑本罪作非無其上不能殺也六字數千百萬韓非作數

十百萬而皆去走以下作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按去當從韓非作卻罪亦當作非殺當作教字之譌也殺字或書作敎與教相似而誤韓作故亦非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與此文義略同管子七法篇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左氏桓六年傳我張吾三軍注張自侈大也曾作張軍聲無取　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知當作故韓非正作故　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按中破宋當從韓非作東破宋與下文五戰相應齊無東自儀言之宋與齊並爲東也使當爲役後章齊弱則必爲王役

矣史記司馬相如傳今奉幣役至南夷漢書作使二形相近易以致誤　足以爲限高注限難也王念孫雜志云限本作阻今作限者後人據韓子改之按說文限阻也漢書韓安國傳唯梁最親爲限難限與阻義同不必據文選注改　長城鉅坊姚云錢劉坊作防按燕策作鉅防廣韻防坊同水經濟水注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　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按都當爲渚字之譌也蘇秦傳集解引策文作五渚又燕策四日而至五渚並可據以訂正吳氏謂當從韓非作五湖亦非　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

矣吳曰韓無作失按有無之無古與亡失之亡同文此策本作亡伯王之道故亦作失亡字傳寫爲無遂失本義

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按志當爲地音近而譌也韓作意亦誤魏策魏不北則從道絕與此義同　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韓非作暴露飽本亦作露按作露者是也國語魯語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漢書蕭何傳今王暴衣露蓋燕策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文義並同暴露潞病皆以駢字爲對文如以露潞同字爲文病則靈雨既零亦有疑義矣黃氏以靈爲零之假借暴謂日靈謂雨其說紆曲無據仍當從

韓作露於文爲安又按終身二字疑本在兵字之上誤淆於下謂終穰侯之身也兵下亦有脫字當與下句相對爲文　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按趙括未嘗封於武安高注恐有譌誤據史記秦聞趙用括乃陰起武安君爲將此文拔武安三字疑本在大王下誤淆於後耳又秦本紀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在破趙長平之次年或卽此文所指也　完河間韓作筦樂記鄭注筦猶包也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按此文本作不頓一甲與次句爲對文用卽甲之誤衍領爲頓之譌又與一字倒置遂至句法參差左氏襄四年傳甲兵不頓注頓壞也

漢書嚴助傳不勞一卒不頓一戟文與此正同　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按代上黨句會於而已下有反字是也爲燕上亦當有反字而脫耳秦當爲趙後人不達反爲之義而改也反與叛通爲猶於也國語晉語稱爲前世韋注言見稱譽於前世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其爲美錦不亦多乎杜注多於美錦西周策君不如令敝邑陰合於秦鮑本作陰合爲秦東周策夫秦之爲無道也鮑本作夫秦之於無道也皆於爲通用之證此言不待戰而皆反其國以應秦卽上文所云皆秦之有下文所云東弱齊燕也又

呂覽觀表篇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注言西河叛魏入於秦也趙爲秦殘破則東北邊地亦將折入燕齊於義亦通

中呼池韓非作中山呼沱此葢誤脫禮記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幷州川釋文惡依注音呼又音虖好故反池大阿反

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高注流灌也韓作沃說文沃灌也釋名釋水縣出曰沃泉水從上下有所灌沃也古書流作沬與沃形近疑文注本並作沃與韓同

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韓作編隨而服鮑本亦作編按漢書路溫舒傳編用寫書師古曰編聯次之

易艮不拯其隨注隨謂趾也儀禮鄉射禮注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編隨猶云接踵也編偏形近而誤伏服義同　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挍地當從劉作也尊當從韓作曾形聲之誤也乃與曾義複或爲反之壞文　乃復悉卒乃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鮑本乃攻作以攻按篆文以作㠯乃作𠄎二形相似因誤爲乃棄甲兵怒韓作棄甲兵弩怒作弩是也兵則折字之譌耳篆文折作𣂚兵作𠂢出以義雖殊而文相類移左於下折遂譌誤爲兵矣　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乃當

作以以與已通周禮環人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言軍已引退又并力而挑戰也　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鮑注錯措同置也按鮑說非也錯當爲鑿聲之誤耳韓非飾邪篇鑿龜數筴占曰大吉文與此同周禮太卜司農注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疏鑿即灼也初見秦篇作鑽與鑿義同晉出公名鑿見史記索隱六國表作錯可爲此證　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按舉上當有一字而誤脫下云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正與此句相應姚云一本無舉字亦非　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不忠者姚云曾恐當作主謀鮑本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鮑注主言以

爲首惡按文選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文景宗卽主李注主謂爲主首也鮑注義與之同惟云以主首爲謀不忠者亦爲不詞主之爲義葢當如正呂覽自知篇湯有司過之士注司主也主正也正其過闕也又禮記曲禮疏主猶坐也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坐辠也

張儀欲假秦兵章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按不予之不疑亓之譌亓卽其之古文鮑本作不如予之張子不反秦據高注不字下當有敢字今誤淆次於後文

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據高注此無敢字　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注高貴也鮑注去猶捨也儀雖爲

魏猶有得秦之心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吳正曰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按廣雅釋詁高上也趙策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注言趙居齊上漢書五行志妻以貴高夫高夫猶乘夫此言不以事去張子而使之在秦則必高出於茂之上也秦惠王死章言甘茂爲張儀之讐故左戍所爲茂策者皆欲使儀不復反秦鮑劉說並失其義

司馬錯與張儀章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按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使候出諸轘轅注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此文緱氏二字疑本旁注誤併入文漢書京房傳毋使臣

塞涌水之異注塞亦當也則當之義亦猶塞　魏絕南陽高注魏與南陽絕也鮑注秦使之絕按呂覽知接篇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注絕過也史記李將軍傳南絕幕正義絕度也文選西京賦橫西洫而絕金墉薛注絕度也秦召周君章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韓魏易地章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南陽時屬魏而與周韓地接故欲以魏兵度南陽而臨周韓也　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按呂覽報更篇張儀所得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惠王師之又甘茂說秦武王云臣聞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並

與此策不合但可各從本文侵楚魏之地與上文親魏善楚相反必有譌誤疑侵當作俠俠與挾通地當爲從六書通地一作墬與從相似因致誤地挾楚魏以臨周故周自知不救或侵爲復字之譌復其侵地以市德於楚魏而幷力於周韓也新序善謀篇誤與此同　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史記張儀傳無也字繕兵斷屬下句正義云繕音膳同饍具食也按周禮夏官序官繕人注繕之言勁也禮記曲禮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勁兵猶云張軍　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按華陽國志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

以陳壯爲相置巴郡此言更號者蜀之開明氏久稱王自是而滅更爲侯國而猶乃也莊壯字古通用禮記檀弓柳莊古今人表作柳壯正與此同

張儀欲以漢中章請秦王曰吳曰請當是謂字按爾雅釋詁請告也說文請謁也漢書王温舒傳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注請謂奏請此文作請自通不必爲謂之誤

地大者固多憂乎固猶乃也說詳經傳釋詞高訓爲必於義未安又固與顧通呂覽審分篇注顧反也　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和楚按爲和二字或誤乙也爲猶於也鮑本作王割漢中以楚和廣雅釋詁以與也儀禮大射儀

以耦左還注以以猶與也於義各通　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漢書西南夷傳卽以爲不毛之地注卽猶若也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章魏戰勝復聽於秦姚云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按作德者是勝下疑脫罷字言魏戰勝而罷恐秦乘其獘又德秦爲之勁則必入地於秦也下文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獘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正與儀言相應若無罷字則不得言復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軍雖戰勝不無傷亡故可逆知其罷也　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高注皮氏魏邑按竹書紀年顯王三十九年卽魏惠成王後六年

書秦取我汾陰皮氏而史記六國年表於顯王四十年系魏敗楚於陘山林春溥戰國紀年編此策於敗楚陘山之後是皮氏時已入秦矣且以魏邑卒乘助魏亦事理之所無高注疏失莫此爲甚又魏取陘山史稱其伐喪事在楚威王死之次年此云威王疑有譌誤或楚人未告新君嗣立因舉故君之謚歟

田莘之爲陳軫章周書有言美女破舌按盧文弨校周書云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今本無作少者不知盧氏所據何本蓋以少老相對爲文也王念孫周書雜志云破舌義不可通舌當爲后段玉裁

說文注亦云破舌爲破后之譌漢書人表后庸國語作舌庸可爲此證老字古讀如柳擊鼓雞鳴諸詩並與手酒爲韻此文作后正與破老句叶尙書畢命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於道是后亦重臣之稱與老爲國老義同故荀息徵引是言以謀去僑奇也　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按王爲王霸之王西周策則秦孤而不王矣秦王欲見頓弱章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此卽其義王者卽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是也高注惠王始僭尊號故曰自以爲王鮑氏謂時亦未王謂其欲之並失本義能當讀爲而能

而古通用說詳經傳釋詞趙策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能亦猶而也韓非六反篇害者利之反也惟楚不利有王者卽韓策大國惡有天子之意史記屈原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賈誼傳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害之義並與忌同　楚智橫君之善用兵鮑本智作知按智知通用不煩改易墨子耕柱篇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又曰未可智也皆以智爲知高注橫門君秦將此文脫門字當據注補尉繚子分塞令篇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橫門君葢因官以爲號如公孫衍之稱犀首也

張儀又惡陳軫章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按書大誥曰有大艱於西土傳曰語更端也又詩角弓見晛曰消疏曰者人言之辭策文此例甚多　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小爾雅廣詁以用也爲忠之忠當作恵因上文不忠於君而誤恵乃唐武后所造臣字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愚臣讒賊今本作愚忠誤與此同　乃必之也鮑本作乃止之按漢書韓信傳且漢王不可必注必謂必信之作必於文自通惟作止義明又必與畢古通用爾雅釋天濁謂之畢李注畢止也周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衆注蹕謂止行者說文縪止

也廣雅釋詁趕止也從畢之字多有止義此文疑卽畢之借字

陳軫去楚之秦章卽復之楚願王殺之卽猶若也　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按楚與當爲與楚而誤倒也與猶爲也說詳釋詞呂覽審爲篇則不知所爲矣注爲謂相爲之爲韓非外儲說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此卽其義軫以秦之國情輸楚是爲楚也後文楚與二字亦當乙正鮑吳注並非　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按後漢書徐登傳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注和猶許也正與上文少者許之下文欲其許我也相應

鮑注和猶應也應與許義亦相近後漢馮衍傳引作少者報之　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按左氏成二年傳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杜注若言何用爲臣此文與左同而義與杜異以即用也爲是助語見禮記曾子問孔疏一本爲下有忠字亦臣字之譌與上章同言楚亦何用不忠者爲之臣也

元和陸俊業季因校

戰國策補釋卷一終